

伊朗总统号召民众应对暴徒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1日发表声明,呼吁民众应对“暴徒和违法者”。这是他连续第二天公开回应过去几天伊朗多地的示威。

伊朗国家电视台同一天报道,安全部队驱离了企图占领警察局和军事基地的“武装示威者”。

发动民众

鲁哈尼1日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有少数人呼喊违法、有悖民众意愿的口号,玷污了革命的尊严与理念,我们的国家将对付这批人。”

“批评与示威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我们的国家自会应对这些暴徒和违法者。”鲁哈尼说。

前一天,鲁哈尼首次回应多地发生的示威,说民众有权利抗议和批评,但政府不会容忍暴力和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

这一轮示威于2017年12月28日始发于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随后蔓延至多座城市。示威者起初抗议经济困难和腐败,后来把矛头指向政府,反对伊朗的中东政策。12月30日,示威蔓延至首都德黑兰。也有不少民众走上街头,声援政府。截至12月31日夜,德黑兰的示威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但仍有大量警察在德黑兰街头巡逻。

“一些武装示威者企图占领一些警察局和军事基地,但遭遇安全部队的强力阻拦。”报道没有说明事发地。

20人死亡

伊朗多地爆发示威冲突。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报道,伊斯法罕省前一天晚上的示威冲突导致9人身亡,包括一名伊斯兰革命卫队队员。至此,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20人。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报道,6名袭击者试图闯入伊斯法罕省一处警察局,偷窃武器,与安全人员发生冲突身亡。

此外,一名伊斯兰革命卫队队员在纳杰法巴德遇袭身亡,死于猎枪枪杀。一名11岁男孩和一名20岁男子同样死于猎枪枪杀。约100人在伊斯法罕省被捕。

电视台1日播放的画面显示,一家私人银行遭洗劫,玻璃碎片洒落一地;街头不少车辆被掀翻,还有一辆消防车被纵火焚烧。另外,报道称,12月31日夜间有10人在冲突中身亡。



伊朗多个城市近日爆发游行示威活动,这是2017年12月30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警察阻止大学生参加示威活动。

此前,已有两名示威者在12月30日冲突中身亡。

尚未介入

1日,德黑兰街头平静,警察已经加强戒备。美联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尚未介入。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1日连续第二天呼吁民众应对“暴徒和违法者”。鲁哈尼此前谴责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伊朗示威发表干涉性言论,称特朗普几个月前还污蔑伊朗支持恐怖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反伊朗分子,无权对伊朗人民品头论足。

特朗普则于1日再次发表推文,声援支持者之余,抨击伊朗“方方面面都失败”,除了与奥巴马政府达成一份“可怕协议”。特朗普政府一再对此前达成的伊核协议嗤之以鼻,并威胁撕毁协议。

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制裁,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督查伊朗履行协议情况。协议执行以来,伊朗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伊朗石油恢复出口国际市场,伊朗航空公司还签署了大笔买入波音客机和空中客车飞机的订购合同。

然而,普通民众生活尚未得到立竿见影的改善。伊朗国内失业率居高

不下,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再次突破10%,尤其是蛋和肉类价格涨幅高达40%,令民众感到不满。此外,伊朗政府还在计划削减社会福利、上调燃油价格。

以方帮腔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连续几天在社交网站上“声援”示威,称伊朗人民“似乎不愿再忍耐下去”,美国“正密切关注”示威者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此话引发伊朗政府严厉谴责。

同为伊朗宿敌,以色列政府也开始对伊朗局势“品头论足”。

以色列情报部长以色列·卡茨1日接受以色列军队电台采访时说,“我当然希望”伊朗示威者能“获得胜利”。那以后,“许多针对以色列和整个地区的威胁都将消失”。

被问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为何没有效仿特朗普,更加直接地力挺伊朗示威者,卡茨回答,以色列并未干涉伊朗内政。

以色列一直声称伊朗核计划用于研制核武器,多次威胁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以方还不满伊朗支持黎巴嫩境内武装。伊朗则不承认以色列,官方表态中通常以“犹太复国主义者”指代以色列。

通俄门调查源于澳大利亚小报告

据新华社电 对美国《纽约时报》有关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提供信息促使美国联邦调查局启动“通俄”调查的报道,澳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1日没有否认,他说澳美关系发展势头强劲,不会因这一报道受影响。

英国《卫报》1日报道,《纽约时报》去年12月30日播发唐纳促使联邦调查局启动“通俄”调查的报道后,特恩布尔没有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任何一名官员沟通,特恩布尔“一点也不担心”与特朗普的关系会因此恶化。

“双边(澳美)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澳大利亚与美国在多方面有密切、强劲的联系。”特恩布尔说。

《卫报》报道,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至今没有任命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而特恩布尔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在美国政治制度下,新政府通常会推迟驻外使节的任命。我们无需因此担忧。”

《纽约时报》以美国和其他国家4名前或现任官员为消息源报道,2016年5月,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乔治·帕帕佐普洛斯与时任澳大利亚驻英国大使唐纳在伦敦一家高档酒吧见面,前者告诉唐纳,俄罗斯政府掌握特朗普竞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澳方把帕帕佐普洛斯的话通报美方。

同年7月,“维基揭秘”网站曝光近两万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显示民主党高层有意“抹黑”希拉里的竞争对手。希拉里竞选阵营称,内部邮件遭泄露是俄罗斯所为,目的是助特朗普一臂之力。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也暗示俄罗斯有借机介入美国选举的可能,命令联邦调查局就邮件内容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纽约时报》说,“这份来自美国最密切情报盟友之一的第一手信息”引|发联邦调查局警觉,是促使这一机构着手调查“通俄门”的因素之一。

德国两党互指组阁“没诚意”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属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定于7日至12日就联合组阁作试探性谈判。谈判在即,双方隔空论战,互指缺乏诚意。

这使外界对两党能否再度联合组阁产生疑问。一些政界人士说,如果双方无法复活“大联盟”,默克尔必须考虑组建少数派政府或重新举行选举。

没有诚意

联盟党和社民党领导人定于3日就组阁试探性谈判召开准备会议。就在会议前一天,社民党副主席托尔斯滕·舍费尔—京贝尔接受德国《帕绍新报》采访,对联盟党领导人近期一些言论表示不满。

联盟党由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及其姐妹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基社盟上周泄露的一份文件显示,这一党派提议对大企业减税,降低向寻求避难者提供的福利,而这些提议均与社民党立场相左。

舍费尔—京贝尔说,保守派人士的提议将对组建新政府起负面作用,让社民党对联盟党联合组阁的诚意起疑。

按舍费尔—京贝尔的说法,组建“大联盟”远不是理所当然的事,现阶段不清楚双方能否在谈判中取得足够互信。他说:“组建少数派政府仍是一个选项,虽然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并不想承认这一点。”

重修旧好

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基社盟成员约阿希姆·赫尔曼谈及社民党同样毫不客气。他接受德国丰克媒体集团采访时说,基社盟坚持要求就吸收难民的数量设限,并且不会接受社民党提出的“允许难民家庭赴德团聚”要求。

赫尔曼说,他所在的党派把弥合分歧、组建执政联盟看成一种“责任”,希望社民党也有这种责任感。

联盟党是联邦议院第一大党。自2013年以来,联盟党一直与社民党联合执政。去年9月联邦议院选举中,社民党虽然保住第二大党的地位,但仅获20.5%的选票,为这个中左翼政党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的最差战绩。

不少社民党人士认为,正是由于长期联合执政,该党失掉自身特色,难以从保守党阵营中脱颖而出。社民党主席马丁·舒尔茨随后多次宣称,将不再参与联合政府,而是选择充任反对党。

随着去年11月联盟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的试探性组阁谈判破裂,有关社民党与联盟党“重修旧好”的呼声越来越高。随后,舒尔茨的态度出现“180度逆转”,释放愿意参加组阁谈判的信号。

伊朗内外压力大

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伊朗多地连日来发生示威,抗议矛头从经济和民生困难转向政府和宗教领袖,引发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分析人士说,在地区对抗、美国制裁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结构性矛盾下,伊朗经济承受巨大压力。

【多方制裁 经济改革路难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认为,伊朗发生大规模街头示威,根源在于国内经济和民生难题,也与西方制裁、封锁等外部压力分不开。

哈桑·鲁哈尼2013年出任总统后,2015年就化解伊朗核项目引发的争议达成全面协议,联合国、欧洲、美国开始解除对伊朗绝大部分经济和金融制裁,包括石油出口限制。伊朗民众因此对鲁哈尼政府抱以厚望,希望政府大力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促进民生改善。

只是,两年多来,伊朗经济状况虽有起色,但惠及民生尚未立竿见

影。

孙德刚说,伊朗经济改革和发展蹒跚难行,外部压力一方面来自美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质疑核协议,以伊朗研发弹道导弹、未执行全面协议为由加大经济和金融制裁,令不少西方企业望而却步,加大了伊朗吸引投资、增加收入的难度。

外部压力还来自中东地区。2016年1月沙特阿拉伯处决什叶派宗教人士尼米尔,引发沙特与伊朗断交,巴林紧跟沙特,阿联酋则降低与伊朗外交级别。沙特带领几个海湾国家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使伊朗推行经济改革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

【结构矛盾 对外政策惹抗议】

伊朗的经济困境也与其对外政策有关。孙德刚说,作为中东什叶派大国,伊朗在这一地区与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展开对抗,持续支持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包括向这些什叶派政治力量免费提供石油,还有报道称,伊朗每

年向巴沙尔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经济援助。

孙德刚认为,这一政策虽有利于增强伊朗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但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特别是近几年国际油价下跌和国际制裁致使伊朗财政收入减少,鲁哈尼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因此示威者不满伊朗在邻国投入巨大资源,拖累国内民生。

内部压力还来自伊朗经济社会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伊朗出生率很高,七成人口在30岁以下,即大部分人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出生。孙德刚说,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意味着伊朗在增加就业方面面临更大压力。这次示威的参与者有许多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抗议失业率高企。一些地区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几十个百分点。

不过,尽管美国、以色列、沙特这些“老对头”“场外助威”,希望伊朗生乱生变,但孙德刚认为,目前国内外的压力尚不足以危及伊朗的政治稳定。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特稿